

无论生活多么艰难,在我的记忆中,父亲罹患重病以前,没有流过眼泪。那年刚过春节,母亲打电话说父亲吞嚼食物时有异物感,已经很长时间了。我知道父亲的性格:逆来顺受,不善言语,怕给孩子添麻烦。

在我和弟弟的劝说下,父亲走进了医院。似有一丝不祥之兆,在去拿化验结果前,我让弟弟和父亲在楼下等。“食道癌,晚期。”当看到那可怕的字眼时,我脑子里一片空白,泪水盈满了眼眶。

我抹掉眼泪,打起精神下了楼。回老家的路上,我开着车,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。父亲察觉我神色凝重,抑或是我在思维和逻辑混乱中说出那些话难以自圆其说,父亲似乎知道了病情。车子在呼啸的寒风中疾驰。父亲望着窗外,低声说:“生老病死都能理解,只是觉得现在走了有点遗憾,我还能再为你们服务几年。”闻听此言,我不敢看父亲,泪水喷涌而出……

父亲的眼泪

□ 焦风光

回到家后,我和弟弟商议:第二天就去省城医院为父亲治疗,最大限度延长他的生命。在亲人的宽慰下,父亲答应把生意转让,安心养病。像往日一样,同是那间老屋,同是那张堆满账本的破旧桌椅,看到摆放整齐、一目了然的商品,此时父亲的心情却跌至冰点。安排好家里的事,我要先把只有半个月大的女儿送到城里住,再来接父亲去看病。当爱人把襁褓中还在熟睡的女儿抱上车,我发动着车准备离开时,我看见父亲佝偻着身子,手扶墙角失声痛哭。

这是父亲第一次流泪。在土里刨

食、养活三个男丁的灰色岁月里,父亲用坚强的臂膀撑起一个家,再苦再累没有流过一滴泪;为了营生手指被机器轧断,父亲在无麻药的村卫生室治疗,没有流过一滴泪……但看到我们离去,性格倔强的父亲带着满脸的绝望和无助,泣不成声。

在省城治疗的那些日子里,随着时间的推移,父亲也慢慢地接受了现实。我和家人想尽办法开导父亲。我曾写过一篇文章,杜撰了一位身患重病的文友,以良好的心态战胜病魔的故事。文章发表后,我拿着让父亲看。我希望这篇题为《心态是一剂良

药》的文章真能像“一剂良药”,给父亲带来信心和力量。最后的半年时间里,父亲被病魔折磨得瘦骨嶙峋,只能靠营养液维持生命。在把父亲转到县里治疗的那天中午,老家亲人都到医院看望他。父亲90多岁的姑姑执意来到医院,临走时拉着父亲的手。父亲没有说话,眼泪顺着消瘦的脸颊滑落在床单上。

连同弟弟的房子,老家的三处四合院都是父亲一手操置的。那里的一砖一瓦,记录着过去的岁月也蕴藏着父亲的汗水和情感。父亲自知时日不多,在生命的最后时刻,他提出要回老家。“我想到老家的院里看看。”父亲说完这句话,从塌陷的眼眶里流出最后一滴泪。

父亲躺在老家堂屋的竹床上,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一丝力气,闭上了眼睛。我能理解父亲:在黄土地摸爬滚打一辈子,这里才是他生命的归宿。正如一株大树,枝叶可以向蓝天肆意伸展,根却要深埋大地。



一座老屋,把乳名喊成了故乡

□ 李宁

清明的雨
让玉兰像一个月亮
端坐在树上。跳跃的时光
摇摇晃晃
温暖了游子孤独的心房

饱经沧桑的父亲
仿佛被病痛洗灌了思想
在那个难辨是非的黎明
驾驭一匹鬃鬃长毛的骏马
驱马扬鞭,追赶破晓的太阳

父亲走了
空荡荡的农家小院
再也没有了曾经的坚强
一口生锈的铁锅
再也飘荡不出浓郁的麦香

一座透风的老屋
摇摇欲坠,把乳名喊成了故乡

在这个清明,一声声
锥心泣血的鸟鸣
都会牵出锥心泣血的念想

捧一束玉兰,走近父亲
走近故乡。让离愁别绪
一步一步登上山岗
让故乡的亲人,再喊一喊
我的乳名
让故乡的亲人,把每一朵
玉兰
都看成放牧的牛羊

清明杏花白

□ 朱盈旭

清明杏花白。这个雨纷纷欲断魂的时节里,永远住着父亲和关于他的回忆。

那年,父亲陪着我女儿搬进县城那个小时,发现墙角有一棵杏树,很小很小的一株,纤细,羸弱,父亲放下肩上的行囊和臂弯里的小外孙女,走过去,给摇摇欲倒的杏树绑了根竹竿用来支撑。

杏树在父亲的精心侍弄下越长越壮。我女儿苍白的小脸也越来越红晕,父亲的头发却越来越稀疏,渐渐白了。那些年,拖着疲倦的身体下班回家,踏进潮湿的小巷,老远就能闻到从简陋又温馨的小院里飘来的饭香。邻居在巷子口端着碗吃饭,看到我们娘俩,笑吟吟地打招呼:“快回吧!你爸又给你做的红烧肉,一大早就去菜市场了,提回来满满一大篮子菜,老人的后背都湿透了……”

父亲迎在门前,白毛巾擦着脸上的汗珠。“快回吧,饭都凉了!”他说。我是父亲最小的孩子,也是他最疼惜的小女儿。

父亲那时候有六十多岁,身体一直不好。但父亲心疼小女儿啊!行李一背,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小城,帮我带孩子、做饭。高高瘦瘦的父亲给了我女儿一个温暖的小家。

父亲当时很寂寞。和周围的邻居不熟,每天买菜做饭后,一个人在屋里抽烟看电视,不停地剧烈咳嗽。偶尔,喝点小酒,就一小碟花生米。

父亲没来我的小城前,在乡下生活是热闹的。他在那一带是有名的“大总”,四里八村的红白喜事都找他操持。人又特别好,脾气更喜庆,亮着大嗓门一天到晚说说笑笑。农闲时,大树底下坐就是一晌,一盒烟不散完不回家。农闲时的黄昏,几个老哥们聚在老屋里,喝一顿小酒,几盘素菜。

在小院的那些日子,我们娘俩出门上班上学时,父亲总是送到院门口,眼里有强颜欢笑的孤独。走出老远了,才听到身后院门“咣当”一声关闭的声音,我的心隐隐作痛。

父亲突然就中风了。出院后,父亲便拄起了拐杖。一根花藤的拐杖,父亲自制的。

女儿上小学前,身体尚未康复的父亲依然坚持来到小城我的家。还是在那个小院,他拄着花藤拐杖,踉踉跄跄地帮我带孩子,给胆小怕黑的女儿做伴。偶尔,让我去买五花肉回来,行动不便的他,下厨给我们娘俩做一顿红烧肉解解馋。

记得那时小院里的杏花开得满树落雪一般。树下的小石桌前,我和女儿吃得满嘴流油。父亲坐在一旁,慢慢喝一杯清酒,一口也不吃,宠溺地看着我们,慈祥又快乐地笑着。阳光透过杏花洒下来,他稀疏的白发在光影里闪动。

那些年,我搬了几次家。但那个开满杏花的小院,却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地方。在那里,我,女儿,父亲,还有那棵杏树,相依为命,互相温暖着走过了一段艰难困苦的时光。那段岁月,刻在了我的记忆深处,思之,柔软而辛酸。父亲走时也近清明。那些杏花流着泪落在地上,睁着眼睛,一朵一朵,清醒着,忧伤着。

我接到电话赶去看他。当时,父亲坐在病床上,样子痛苦又萎靡。看见我,浑浊的老泪顿时流了满面。他已不能言语。我喂了父亲几个热气腾腾的饺子,他孩子般地听话,就着热水吃了。母亲和姐姐哭着说:“三天了,水米不沾牙,灵儿一来,竟吃了!”

两天后的黄昏,父亲走了。他走得很安详,只是脸上泊一缕淡淡的忧意,似有不舍和牵挂。

清明杏花白。我想去为父亲寻一处酒家,最好是杜牧的杏花村,那唐朝流传的诗和酒。那酒足够醇香,也足够打动回忆。



翠樹留春

李陶 攝

四月芳菲始,又是一年清明时。

爸妈叶落归根,我们兄弟姐妹每年清明节定会回乡上坟祭祖。今年有心赴鲁,无奈疫情形势严峻,无法成行。怀念之余,撰写小文,以表思念。

爸妈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,但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儿女永记心间,历历往事浮现眼前……

上世纪四五十年代,爸爸南征北战,为国尽忠,先后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。妈妈随军后跟着爸爸在外奔波劳碌几十年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爸爸转业后来到夏邑。因山东是老区,部队转业干部较多,无法回籍安置。当时爸爸有两个选择志愿,一是去东北大庆,二是河南。爸爸便在地图上查找,选择了离老家山东潍坊最近的夏邑。

您二老远离故乡,举目无亲,无依无靠,仅靠爸爸一人的工资艰难抚育我们兄妹五人长大成人。生活的困苦和对家乡的思念,都没有难倒您二老。在你们严厉的家规、良好的家风和言传身教的熏陶下,我们兄妹五人奋发图强,努力学习,个个凭着自己的能力,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施展各自的才华,均有不同程度的建树。待我们都已成家立业,生活逐步好转,还未来得及报答您二老

的养育之恩,你们却疾病缠身,卧床不起。十几年来,我们兄妹有钱的出钱,有力的出力,同心协力,精心照料您二老,但无情的病魔还是夺走了你们的生命,使我们从此阴阳两隔,每次只能在梦中相见。

我不禁又想起了我的童年。可能是由于水土不服或其他原因,我初到夏邑便患上了脊髓灰质炎。为了给我治病,爸妈跑遍大小医院,先后到郑州、开封、徐州等地的医院诊治,把原本生活拮据的家庭拖进了深渊。记得那一年,爸妈听说汤山北有家医院有治疗小儿麻痹的有效方法,爸爸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往返一百多公里前去诊断。我清楚地记得,当时的道路全是土路,虽已近冬天,爸爸脱掉外衣骑车时仍累得满头大汗。坐在自行车座位上的我忽然一不小心把脚伸进了后车圈,看着我痛哭的表

情,爸爸是既心痛又生气又埋怨。看到爸爸生气的样子,我把口袋里妈妈给的仅有的几分零花钱掏出来递给爸爸说:“我有钱,给您买碗面条吃吧?”我知道,吃中午饭时爸爸为了省钱,只给我买了一碗饭。爸爸一把把我抱入怀中,顿时泪水涟涟。

妈妈的一生彰显了一位母亲的伟大。为了使家庭生活能够宽余一点,她养过猪、放过羊,为给猪羊割草,她手上的伤口不断。她在公社面粉厂生产车间上班,负责接面,几十斤重的面粉,一晚上要搬上百袋,她累得腰疼腿酸。我曾替妈妈上过夜班,深有体会。为了挣那每件几角钱的工费,她给公社招待所翻洗过公用被褥和床单,大冬天两只手裂的道道深沟清晰可见。她过日子精打细算,道不能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。她把每月粮店供应的一点细粮

我的爸爸妈妈

□ 王江滨

都省给我们吃,而自己却只吃粗粮淡饭。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啊!怎能不令我们怀念。

这只是爸妈生活中的点滴片断,感恩的往事,举一漏万。做儿女的永远也忘不了和爸妈在一起的岁月,日子过得有苦有甜。苦的是爸妈,日夜为儿女的吃穿操劳。忘不了爸爸的节俭,忘不了妈妈的苦干,忘不了爸妈给我们树立的光辉形象,使我们一生都有榜样。忘不了啊!忘不了,那一件件事例,一句句言谈,为我们的成长贡献了全部,为我们的成功而“蜡炬成灰泪始干”。甜的是我们,无忧无虑度过童年、少年和青年。忘不了从学习到吃穿,从不落伍,更不寒酸;忘不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虽艰苦,猪肠油、豌豆面吃得很香甜;忘不了手工鞋、毛线衫穿得身上暖;忘不了爸妈讲故事潜移默化育英贤。忘不了啊!忘不了,我们成长中有多少爸妈的期盼,我们的成功中有爸妈太多的辛酸。

爸爸妈妈,儿女恳请你们在那边别再那么节俭,逢年过节我们会及时给你们送去纸钱。正是:二老长眠风骨都,如今日落夏邑县,相距千里遥相望,孩儿无时无不泪涟。

连载

第二天,夜幕降临,第五航空队驻扎的机场闪烁着五光十色的灯光。起飞线上,恶虎们站在满载炮弹的轰炸机前,静静地听着随军牧师的祈祷:“亲爱的孩子们,你们仍然是所向无敌的夜老虎,上帝保佑你们炸桥成功,胜利归来!”

恶虎们在胸前划起十字架,高声呼喊:“感谢上帝的恩赐!”

送走牧师后,海勒希用上帝恩赐的勇气说:“兄弟们,今晚是我们赢回夜虎大队声誉的决战。根据‘声东击西’战术要求,副大队长戴斯韦带领12架机群轰炸志愿军的灯炮阵地,5分钟后我带领14架机群轰炸铁路大桥。愿上帝保佑我们成功!”

在隆隆声中,戴斯韦带领“声东”机群直飞安州。这个敌情,很快通过观察哨传给了赵中迪。于是,他抓起送话器,首先向李晓天和陈有光下达命令:“‘声东’机群马上就到,要近距离开灯炮!”

两个站长异口同声:“请连长放心,保证‘咬住’敌机不放松!”

接下来,赵中迪与高射炮三连连长齐震天通话:“老伙计,我想抢在‘击西’机群到来之前,吃掉‘声东’机群!”齐震天爽快地说:“好办,炮弹跟着灯光

走,炮响敌机落!”

说话间,“声东”机群越过开灯线。唰地一下,十条犹如银光宝剑的光柱,倾刻在夜空中形成一个大光圈,把这帮恶虎团团围起来。强烈的灯光透过玻璃座舱,与星罗棋布的仪表发出的荧光交织在一起,刺眼的光芒一下子使恶虎们变成了“瞎子”,摸不到了炮钮,怎么开炮射击呀!戴斯韦做梦也没想到,志愿军竟然又搬回老阵地,这可是死路一条呀!就在此时,高射炮连发炮弹,打得恶虎们没有还手之力,先是4架敌机吐出团团烈火,栽在山涧爆炸,接着又有3架飞机变成血红的火球,拖着浓烟向清川江里栽去。一时间,死亡的恐怖向幸存的恶虎袭来,人人都哭丧着脸。

茫茫夜空光似眼

□ 李清海

为了逃命,这帮恶虎不顾一切冲击灯光形成的包围圈,飞在前头的两架飞机夺路逃跑时发生碰撞,起火后炸得四分五裂,而紧跟其后的一架飞机的右机翼被炸掉尺把长,左侧机身又挨了一串炮弹,一头扎进江边沙滩里。如此惨景,使戴斯韦和他的僚机惊慌失措,就在两机相撞的一霎那,僚机快速垂直下降,进入低空后抬起机头,落荒而逃。戴斯韦脱离了危险,正在调转机头逃跑时又被探照灯光套住,接着一串炮弹冲进他的机腹,浓烟立即窜出机舱,带着声嘶力竭的嚎叫,好似一条火蛇落在江边,碰到一棵腰粗的大树,伴着巨响燃起了冲天大火。

刚歼灭“声东”机群,赵中迪就接到观察哨的报

告:海勒希带着“击西”14架飞机窜来。他看了看手表,算出一个时间:“进犯的两队敌机前后相隔5分钟起飞,狡猾的海勒希用时间差迷惑我们,企图达到炸桥的目的,这个骄横的家伙打错了如意算盘!”于是,他连忙与齐震天通话:“老伙计,海勒希的‘击西’机群到了大门口,一抬腿就进屋了,你说咋办?”齐震天不假思索地说:“封死大桥前路,关起门来打虎!”

顿时,送话器里响起了两位连长的笑声。随后,赵中迪向李晓天和陈有光下达命令:“做好与海勒希的‘击西’机群决战的准备,再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!”两位站长信心百倍地说:“向连长保证,这次让恶虎们有来无回!”

说时迟那时快。“击西”机群飞临老阵地上空,进入了开灯线。那知道,这是海勒希首次吃败仗的地方,他不禁打了个寒颤:“志愿军灯炮新阵地离这里不远,按时间推算,‘声东’机群正在与他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拼杀,为什么看不见冲天的火光,又为什么听不到隆隆的炮声?难道‘声东’机群……”他不敢再往下想,就对着送话器吼叫:“02你们在哪里?赶快回答!”

过了几秒钟,送话器里传来了凄惨的喊叫声:“01,我是戴斯韦的僚机,中校和兄弟们都在志愿军老阵地遇难了,只有我逃了出来。”

(未完待续)